



分别演奏长笛和阮的许凯翔和饶思铭，将在新加坡华乐团“乐坛双杰”音乐会上，呈献独奏。  
《艺谈》邀请这对老同学分享他们对音乐风格、演奏家形象的看法，以及个人音乐生涯的目标。

许凯翔（左）与饶思铭就读南洋艺术学院华乐系期间是同窗。（严宣融摄）

## “乐坛双杰”音乐会 昔日同窗吹弹争鸣

### 艺谈

陈宇昕 / 报道  
yxtan@sph.com.sg

《艺谈》邀请艺术家、艺术爱好者及艺术圈内人对话，互相激荡，思考艺术。

许凯翔（长笛）与饶思铭（阮）在南洋艺术学院求学期间是同窗，在面临新加坡华乐团“乐坛双杰”音乐会，两人将扮演独奏角色，呈献雅克·伊贝尔的经典长笛作品《长笛协奏曲》（罗伟伦移植为华乐），以及本地作曲家王辰威的《阮·克伯牙》。音乐会将由新加坡华乐团驻团指挥郭勇德执棒。

难得国家级乐团邀请本地青年演奏家挑大梁演出，借此机会，《艺谈》邀请这对32岁的老同学分享他们对音乐风格、演奏家形象的看法，也请他们分享个人音乐生涯的阶段目标。

陈宇昕（以下简称“陈”）：凯翔，你从小学习中国竹笛，在南艺也是竹笛专业，后来到大国大秀秀桃音乐学院才转修西洋长笛。这次与新加坡华乐团合作演奏西洋长笛协奏曲，你如何想象音色的转换？

许凯翔（以下简称“许”）：华乐音色，我不陌生，毕竟小时候就学华乐了。我很好奇，也期待最后的音色效果。乐队的音色对我的音乐表达有影响。作为对音乐比较敏感的演奏者，要跟着音色改变。当然，音符不能动，但声量和句子可以稍微更改。

陈：思铭，《阮·克伯牙》是王辰威在2017年鼎艺团10周年演出时特约创作的作品，由你首演，2019年你把他带到台湾，为什么会一再演出这支曲子？

饶思铭（以下简称“饶”）：我觉得辰威放了很多心思，他有点挑战阮的音色极限。作品前部分使用大阮，必须把回形针别在琴弦上改变音色，模仿甘美兰的声音。演奏时，我必须控制（力度），不然回形针会飞走。这是辰威的创意，他做了很多实验，声音真的很像甘美兰。这作品有挑战性但不太难，同时也有特色，我希望这次演出能激发年轻阮演奏者的兴趣。

### 从根源了解不同风格

陈：面对不同风格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

许：当你要演奏某个风格的音乐，你必须先了解它的根源，学习过程很重要，必须琢磨，跟老师学习、看书、多听，找出风格的启发点在哪里。我从小就听不一样的音乐，现在我的音乐表达在于自己的原创，因为我现在活跃于作曲。演奏方面，以伊贝尔的协奏曲为例，我期待会有不同的音色。尤其第二乐章最后有华彩段落，我打算即兴，因为华彩的精神就是即兴，可以说这整首曲包含了我的性格。

饶：我会先阅读理解，以《阮·克伯牙》来说，其中有印度尼西亚爪哇舞蹈元素，我必须去找资料了解这种表演艺术。作曲家的态度则是放手让我发挥。

陈：凯翔刚出版了专辑“Scenes and Stories”，谈谈多元文化风格给你的影响。

许：专辑里有我的原创作品，包含了不一样的文化元素。其实过去我录音配乐时都会加入不同文化元素，比如几年前电影《赛德克·巴莱》的配乐，里面的笛都是我吹奏的。

陈：思铭去年参与了好莱坞电影《鸣鸟》的配乐录音。其实本地音乐家向来都有电影配乐的

传统。当然时代不一样了，如今视觉与听觉并重，两位才貌双全，请问你们个人有特意经营自己的形象吗？

许：我没有刻意往这方面发展，最多在社交媒体上传一些音乐影片，不怎么注重今天要穿什么衣服。

饶：我觉得音乐是基础，最为重要，但我对形象也有要求。我觉得外貌要干净，要时尚。为什么？因为我是表演者，人家还是要看你的。不一定要非常好看，但要体面。我健身也不是单纯为了外貌，其实还有纪律和健康的考量。我觉得健身跟练琴蛮相似的，是推动我的精神力量。

### 疫情下如何保持动力

陈：这两年疫情影响不小，你们如何保持动力？

许：在爵士音乐圈，有采谱的习惯，把听到的记录下来。疫情期间我采录很多自己喜欢的句子，若有特别的片段就上传社交媒体，一整年都在做这个，加上教学，就这样子过来了。当然我也在作曲，每天早上第一件事，就是坐在钢琴前听和声。我对和声比较敏感，如果弹出我喜欢的音色，就会得到一些灵感。

饶：过去两年过得蛮快的，在华乐团里，乐团鼓励我们拍一些视频，在病毒阻断措施实行的初期，我就录了20多个。

陈：你们同龄，今年32岁。什么时候算是音乐家的黄金年龄？

许：这两年在演奏方面，我找到一定的风格，下来几年就是沿着这个风格经营下去。

饶：我近几年对自己的音乐比较自信、踏实了一点。这是我的风格，我喜欢的方式，但不是顶峰。

许：巅峰应该要到四十多

五十岁的时候。

### 职业演奏者的自我鞭策

陈：在音乐道路上，你们可曾给自己定下阶段性目标，以确定自己真的可以走下去？毕竟过了学生时代，没有比赛，职业演奏者要怎么鞭策自己？

许：梦想一定有，什么时候达到，很难回答。

饶：当时我们在南艺，就只是往前冲而已，以面对未知未来的心情去冲。

许：目标要给自己定，可能有人成为职业演奏者后就放浪了。一如你说，没有比赛，没有在学院的环境，不懂如何继续进步。但这也并没有对与错，到最后就看个人对音乐的热衷，也要看有没有家人朋友的支持。如果是一个孤独症患者，也走不远的。

陈：艺术舞台蛮残酷的吧？

饶：的确，如果你没有做出一点成绩，如果你不够努力，就会被淘汰。新加坡艺术圈那么小，所以你必须努力，才能在这里生存。

陈：最后谈谈你们的理想和目标。

许：我想跟心中的偶像、传奇们合作，他们有些年纪已经蛮大了，比如贺比·汉考克，他是非裔爵士的钢琴家。我也多想演奏长笛协奏曲，演奏当代作曲家的协奏曲，结合即兴风格的作品。当然我也可能自己创作。

饶：我想推广阮成这个乐器，通过演奏新创的协奏曲。虽然新加坡的阮乐发展这几年蛮活跃的，但还需要更多的教育。

乐坛双杰  
10月23日（星期六）  
晚上8时  
新加坡华乐团音乐厅  
20、28元（现场观看）  
15元（线上观看）